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 第十五回 正統蒙塵北地 于謙扶掖朝綱

正統四年八月五日，當時諸文武大臣，只說扈車駕巡邊，整飭邊務，不料王振強協諸將對敵，故逢此難。時正統親見百官並王振被害，即忙下鞦韆，坐於高崗大石之上。此時尚有兵繞護，忽見二員敵將奔上崗來，殺散親兵，一個提刀望上身劈來，上將身一閃，那刀早砍在石高處，只見石上火光衝起丈餘。那將吃了一驚，即收住刀，慌問主上遭：「汝是何人？」上不解他問的言語，不慌不忙，反問那兩將曰：「汝莫不是也先乎？汝莫不是伯顏乎？汝莫不是賽刊王、大同王乎？」那兩將見問，大驚異，即奔下崗來，報與也先。半路中正遇著伯顏帶人馬衝來。二將便道：「俺們在前面高崗上，見一人穿的、帶的，與眾不同。俺用刀砍去，不能傷犯，反砍在石上，那石衝起火光，約有丈餘。因此俺就不敢傷犯，特來報與太師知道。」伯顏聞說，心亦駭異，道：「莫不是中國天子麼？汝且休去報與太師，俺與汝同去看個實落方報。」伯顏領了眾兵，一齊復來。果然見上坐於大石之上，端然不動，亦無懼怯。伯顏見了，驚喜不盡，道：「看此人衣服異常，行動非凡，想必是中國天子也。」內中又有放箭射的，其箭射到上面時，齊齊倒插在面前地上，如蠟毛相似，一箭不能傷犯。伯顏見了此異，大喝道：「不許放箭！」眾兵見此神異，亦不敢放箭，因說：「我們前月拿得南朝一個太監喜寧在此，他今順了俺們，何不帶他同去，必然認得。」遂通知也先。

那正統見伯顏與眾兵去了。止有校尉袁彬在死屍裡逃得性命，一見了上。放聲大哭，奏曰：「我萬歲爺爺為何親自到此。」上乃問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袁彬答曰：「奴婢是校尉袁彬也。」上曰：「汝是校尉，不須啼哭也。汝不可說是校尉，只說是隨車駕來的指揮。」言未畢，只見伯顏帶領喜寧，一齊擁到。喜寧把臉望上一看，忙對伯顏等道：「此正是俺國天子。」伯顏聞說，一齊羅拜。扶上坐馬而行，一逕擁到也先營來。

也先一見上到來，與眾頭目各各合掌朝天數次，道：「中國天子，在雲端裡坐。今日天賜俺們一會。」當日瓦剌、脫歡、可汗聞知，一齊俱到。不半日之間，四下附近國王將帥，紛紛集至，遮得曠天黑地，都來觀看。也先忙令宰殺牛馬，並羊鹿野味數千隻，作慶賀筵席，大家暢飲。也先乃制一寬大牛皮寶帳，甚是奇麗，奉與主上為行營。此時內有袁彬、哈銘（上指揮與袁彬同尋到上者）伏侍，外有高盤、蔣信、劉浦光、沙狐狸等護從。也先即將親妹進與主上，侍奉枕席。主上即用好言對也先曰：「朕承太師厚意，待朕歸國，那時多差官將聘取令妹。朕是一朝人主，今若與令妹野合，可不輕了太師，使後人談太師過失！」也先復進美女六人。主上又曰：「待朕歸國取令妹時，即將此六女為騰從，庶不褻了太師令妹。」也先見說，愈加恭敬。

且談土木有逃生得命的軍將官員，皆蓬頭赤腳，逾山越谷。或有中箭扶瘡壞足者，奔到各關，喊叫開關。各邊守關人，看見自家官軍，火速開關放進，問其消息。眾人一齊慟哭曰：「五□餘萬人馬盡皆戰沒。今聖上不知何處。我等逃得性命回來報知。」守關軍將聞言，盡皆號泣，震動邊民，飛馬報進京師。都中文武百官，軍民人等，盡皆慟哭，若喪考妣，慌慌亂亂，不知所為。群臣請奉太后臨朝，請皇太子權朝。時太后遂降懿旨，即命郕王監國。郕王雖承奉懿旨，尚猶豫不肯出朝來。

太后惶惶，問內使諸人曰：「若朝中有人能安寧家國者，重加爵賞。」當有太監興安啟奏曰：「臣婢保舉一人，此人可寧家國。」太后忙問曰：「汝今保舉何人，能定國家大難？」興安奏曰：「臣婢所保之人，就是先年扈從我宣德萬歲爺爺駕征，當殿叱漢庶人的臣子于謙便是。」那太后聞奏，喜曰：「此臣今在何處？」興安奏曰：「于謙雖巡撫河南、山西二省，前月我萬歲爺有旨，著他回部理事，此時該到。」

太后聞奏，速發懿旨三道，連路命人召回擢用。于謙是七月二□三日聞有旨召回京聽用，又聞得說朝廷被王振勸親征，謙頓足曰：「吾常慮王振當權，必誤國家大事，今果然矣！此行必然不利，想我祖宗時，士馬精強，將相智勇，故可親征馭敵，威鎮邊方。此時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況兼將帥不經戰陣，如何可去親征？必壞大事！幸有聖旨來召吾，吾當速行。」即日單騎出省，各官俱送不及。百姓聞知，擁住馬前，苦苦挽留。于公曰：「吾非不欲在此，奈今主上親征，此行必有疏虞。今見君父之難，決不可留！」百姓聞言，各各灑淚。于公不顧百姓，飛馬星夜奔至京師西安門。

早已有太后使臣迎著于公。公聞詔，即大哭飛奔入朝。此時群臣俱在廷放聲大慟。太后亦垂簾下淚。于謙忙率多官上前奏曰：「臣等誓當迎復我主上歸國，但國家不可一日無君。今太后宜速降懿旨，立皇太子為太子，宣郕王上殿，令其輔國。庶社稷有人，國家不搖動矣！」太后聞奏降詔，即立皇太子為太子，年方二歲。仍命郕王為輔，代總國政，輔安天下。維時太后宣郕王。眾官亦各上表，請郕王上殿監國。郕王上殿，太后乃退朝。

于謙即令殿頭鴻臚等官，鳴鐘擊鼓，聚集文武遠近臣僚，大小官員，紛紛集於闕下。時于謙、王直、陳循、高谷、王文、胡濙等官，請郕王上殿，左側就坐。令殿頭官設儀，鴻臚官喝班，錦衣衛官大排儀仗，照班朝參。正分班行禮之際，只見錦衣衛都指揮馬順從旁大聲揚言曰：「今上位事情未知何如，汝眾官豈可胡亂行事？」即時分散儀仗，殿中沸喧大亂。給事中王竑見馬順呵散朝儀侍衛，心內忠憤不平，厲聲大罵曰：「馬順逆賊！平昔助王振為惡，禍延生靈，傾危家國。今日至此，尚兀弄舌，分散儀從，紊亂朝綱，真好黨也！吾聞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！」王竑口中罵說，一手即捏住馬順衣襟，一手即劈面一拳打去。眾官見王竑忠義激發，一齊忿怒，爭其毆打，亂拳亂腳。頃刻間，只見馬順滿襟血污，眼珠突出，腦漿塗地，死於殿廷之下。後人觀此，足見劉學士忠魂附子之言，不差年月。

隨又索取王振心腹王、毛二人。宮中秘匿不肯發出。眾官見不肯發二人出來，仍又喧亂不止，無復朝儀。郕王復見眾喧嘩不止，心亦驚疑，即欲回宮者數次。于謙一見，急忙上前一手拽住郕王袍袖，叩請西向側坐。王尚心疑未坐，于謙復上前扶掖請王端坐。王方坐定，于謙大聲言曰：「眾官今日雖為忠義激發，然在朝廷上，豈宜如此喧亂？馬順奸臣誤國，打死勿論！」

眾官雖聞此言，見內廷不發王、毛二人，仍復喧亂不息。郕王見喧亂，又欲回宮。謙復前奏曰：「今殿下若不發二人出來，恐諸臣忿忿不已，非安國家之計也。殿下命內中速發二人，為宗廟社稷之計。」王方允奏，不得已傳王旨。內廷發出二人。王即命金瓜武士登時擊死於廷。于公忙掣武士金瓜在手，大聲宣言曰：「今附黨奸邪俱皆打死，眾臣各宜就班。如再喧嘩者，殿下以王、毛二人為例。」眾官聞言，方才依次就列。群臣皆相向慟哭，聲震殿廷。

于公又奏請郕王宣即降諭，慰服群臣。公復傳王旨曰：「王振奸臣誤國，啟太后處，候降旨施行。」郕王即差都御史陳璘，帶領五城兵馬後軍都督，抄沒王振家產。于公復請王左坐受群臣朝拜，公令鳴鐘擊鼓，仍排班喝禮，群臣拜舞，口稱千歲。拜舞畢，于公復上前泣奏曰：「北敵不道，氣滿志盈，將有長驅深入之勢，不可不預為備計。」即於郕王面前謀畫。郕王見公能為，聽其區畫。公遂傳王令旨，著都督孫鏜、范廣、孫安、雷通、熊義、柳溥、衛穎、張等守護京師，勿違節制。又啟奏乞赦楊洪、石亨罪犯。郕王允奏。

又傳令旨，差楊洪等緊守宣府，勿與浪戰。仍差楊洪之子楊俊充游擊將軍，率軍兵並口外歸順人等，前往涿州、保定、真定、滄州、河間等處，往來巡哨，但見我國遭傷軍兵，即令收撫，不可棄散。又傳令旨飛符，著九邊將帥許貴、劉安等緊守城堡，勿與浪戰。又傳令旨差回石亨同楊寧、王通等守護京師。又著石彪領游擊等兵延城防守，以防不測。又宣令旨，著金英、興安、懷恩等忠良內相，防守內城。郕王見公一一區畫，皆是定國定邊要略，知人善任之謀，心中始安。百官見公外攘內靜，處畫得宜，遣將發兵，謀猷絕勝，皆暗暗稱羨，俱先辭朝而出。郕王獨留于公在殿，公復請令旨飛檄，於緊要關津邊鎮出處，選能行快手飛騎急赴邊鎮，著將士依令而行。郕王親見于公謀畫，心中甚喜，回宮。仍著內使□二人張巨燭送公出朝。

于公從五鼓進朝，直至一鼓方出。左右見公袍袖，皆星星碎落。公從左掖門出，此時吏部尚書王直與多官為國憂心，尚在午門外候公動作。一見公出，王直同眾官即拱手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變起倉卒。賴公鎮定，天下幸甚。」于公遜謝不敢當。遂別眾官，即

在朝房假寐。

未及五更，太后深知公能，且人望所屬，即升于謙為兵部尚書，兼支二俸。公於早朝固辭尚書職，太后內旨不允。郕王亦不允辭。公只得就職謝恩。公上前奏曰：「今日鸞輿未返，大敵隨至。若前日扈從失律者，及坐視君父之難者，一概寬宥，則他日誰肯披堅執銳，充鋒冒敵？況陷君父於邊廷，委生靈於丘壑！乞令法司議罪，庶幾鼓舞人心，激厲將士！」郕王嘉納其言，於是令官查勘將士人等。失機者六名；見敵退避，不行救援者□名；臨陣逃回者二□餘名。于公一一檢視明白，即啟奏曰：「賞罰必行，後能破敵。敵鋒若挫，則仇可復，鸞輿可返矣。」郕王允奏。公辭朝出回部，正思一救迴鸞輿之策，早有人飛報進部，稟道：「有部官在彼營中得脫而回。」于公見報，忙出部趨朝來看。不知此官是誰。